二十世纪
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编 季羡林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　　编：季羡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春　　风

老舍　著

目　　录

春风 …… **老　舍**(2605)
作者小传 …… (2605)
抬头见喜 …… (2607)
无题(因为没有故事) …… (2611)
南来以前 …… (2614)
又是一年芳草绿 …… (2619)
一封信 …… (2624)
“五四”之夜 …… (2630)
鬼与狐 …… (2635)
我的理想家庭 …… (2639)
观画记 …… (2643)
小型的复活 …… (2647)
入会誓词 …… (2653)
独白 …… (2655)
诗人 …… (2657)
自遣 …… (2661)
三函良友 …… (2665)
“五四”给了我什么 …… (2671)

宗月大师 …… (2674)
敬悼许地山先生 …… (2679)
我的母亲 …… (2687)
白石夫子千古 …… (2694)
大地的女儿 …… (2697)
自传难写 …… (2701)
春风 …… (2704)
青岛与山大 …… (2706)
想北平 …… (2710)
青蓉略记 …… (2714)
我热爱新北京 …… (2723)
春来忆广州 …… (2727)
小麻雀 …… (2730)
落花生 …… (2733)
小动物们 …… (2736)
世纪末的悲哀 …… 瞿秋白 (2743)
作者小传 …… (2743)
世纪末的悲哀 …… (2745)
“儿时” …… (2748)
多余的话 …… (2750)
一种云 …… (2781)
水陆道场 …… (2783)
王道诗话 …… (2800)
最艺术的国家 …… (2802)
人才易得 …… (280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真假董吉诃德 …… (2806)
苦闷的答复 …… (2809)
关于女人 …… (2812)
迎头经 …… (2814)
曲的解放 …… (2816)
出卖灵魂的秘诀 …… (2818)
新的宇宙 …… (2820)
中国文与中国人 …… (2823)
猫样的诗人 …… (2825)
画狗罢 …… (2828)
吉诃德的时代 …… (2831)
哑巴文学 …… (2834)
荒漠里 …… (2836)
房龙的“地理”和自己 …… (2842)
心的声音 …… (2847)
樱花赞 …… 冰　心(2863)
作者小传 …… (2863)
小桔灯 …… (2865)
寄小读者·通讯三…… (2869)
寄小读者·通讯四…… (2872)
我和小读者 …… (2874)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 (2879)
樱花赞 …… (2881)
海上 …… (2886)
平绥沿线旅行记 …… (2890)

新年试笔 …… (2898)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2900)
我看见了陶渊明 …… (2902)
我喜欢短小精悍的作品 …… (2905)
书给了我快乐和益处 …… (2906)
不是“山穷水尽”! …… (2908)
蓄道德能文章 …… (2911)
漫谈《小桔灯》的写作经过 …… (2912)
漫谈“学贯中西” …… (2914)
文艺丛谈 …… (2918)
关于散文 …… (2920)
漫谈散文 …… (2922)
漫谈语文的教与学 …… (2923)
我的童年 …… (2927)
忆读书 …… (2939)
我的第一篇文章 …… (2943)
回忆“五四” …… (2945)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 (2950)
《关于女人》后记 …… (2952)
灯光 …… (2956)
《垂柳集》序 …… (2958)
老舍的散文 …… (2960)

作者小传

【老舍】(1899～1966)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出自满族贫民家庭，自幼熟悉市民群众尤其是城市底层劳苦者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因家贫，得亲友周济方读完小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曾担任小学校长等职。1924年至1929年在英国伦敦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1930年归国。1931至1937年间，先后任教于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抗战时期辗转于武汉、重庆等地，专事抗战文艺活动与写作。1946至1949年赴美国讲学、写作。1949年底回国后继续写作，曾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被誉为“人民艺术家”。老舍一生，著述甚丰，从20年代中期起，即以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名世；30、40年代更写作了大量小说、散文、戏剧与通俗文学作品，包括蜚声中外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50、60年代又有著名话剧《龙须沟》、《茶馆》等问世。其散文作品，多散见于各报刊，仅于30年代结集出版过一本《老舍幽默诗文集》(时代图书公司1934)，主要讽刺旧的世态人情、风俗习惯，嘲世兼以自嘲，在轻松逗乐中寓有严肃的内涵。50年代及其后又写作了许多

散文小品、文艺杂谈等，辑有《福星集》（北京出版社1958）、《小花朵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出口成章》（作家出版社1964）、《我热爱新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等。他善于使用简洁流畅的北京口语写作，擅长幽默笔法，也注重写实与抒情，并以浓厚的生活气息、地方色彩和强烈而细腻的个人感受构成其散文的独特风格。

抬头见喜

对于时节，我向来不特别的注意。拿清明说吧，上坟烧纸不必非我去不可，又搭着不常住在家乡，所以每逢看见柳枝发青便晓得快到了清明，或者是已经过去。对重阳也是这样，生平没在九月九登过高，于是重阳和清明一样的没有多大作用。

端阳，中秋，新年，三个大节可不能这么马虎过去。即使我故意躲着它们，账条是不会忘记了我的。也奇怪，一个无名之辈，到了三节会有许多人惦记着，不但来信，送账条，而且要找上门来！

若故意躲着借款，着急，设计自杀等等，而专讲三节的热闹有趣那一面儿，我似乎是最喜爱中秋。“似乎”，因为我实在不敢说准了。幼年时，中秋是个很可喜的节，要不然我怎么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些“兔儿爷”的样子呢？有“兔儿爷”玩，这个节必是过得十二分有劲。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至少有三次喝醉是在中秋；酒入愁肠呀！所以说“似乎”最喜爱中秋。

事真凑巧，这三次“非杨贵妃式”的醉酒我还都记得很清楚。那么，就说上一说呀。第一次是在北平，我正住

在翊教寺一家公寓里。好友卢嵩庵从柳泉居运来一坛子“竹叶青”。又约来两位朋友——内中有一位是不会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来。坛子虽大，架不住茶碗一个劲进攻；月亮还没上来，坛子已空。干什么去呢？打牌玩吧。各拿出铜元百枚，约合大洋七角多，因这是古时候的事了。第一把牌将立起来，不晓得——至今还不晓得——我怎么上了床。牌必是没打成，因为我一睁眼已经红日东升了。

第二次是在天津，和朱荫棠在同福楼吃饭，各饮绿茵陈二两。吃完饭，到一家茶肆去品茗。我朝窗坐着，看见了一轮明月，我就吐了。这回决不是酒的作用，毛病是在月亮。

第三次是在伦敦。那里的秋月是什么样子，我说不上来——也许根本没有月亮其物。中国工人俱乐部里有多人凑热闹，我和沈刚伯也去喝酒。我们俩喝了两瓶葡萄酒。酒是用葡萄还是葡萄叶儿酿的，不可得而知，反正价钱很便宜；我们俩自古至今总没作过财主。喝完，各自回寓所。一上公众汽车，我的脚忽然长了眼睛，专找别人的脚尖去踩。这回可不是月亮的毛病。

对于中秋，大致如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坏。就此打住。

至若端阳，似乎可有可无。粽子，不爱吃。城隍爷现在也不出巡；即使再出巡，大概也没有跟随着走几里路的兴趣。樱桃真是好东西，可惜被黑白桑葚给带累坏了。

新年最热闹，也最没劲，我对它老是冷淡的。自从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记事儿起，家中就似乎很穷。爆竹总是听别人放，我们自己是静寂无哗。记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张《王羲之换鹅》图。每逢除夕，母亲必把它从个神秘的地方找出来，挂在堂屋里。姑母就给说那个故事；到如今还不十分明白这故事到底有什么意思，只觉得“王羲之”三个字倒很响亮好听。后来入学，读了《兰亭序》，我告诉先生，王羲之是在我的家里。

长大了些，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大概是光绪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亲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烧起，雪片由漆黑的空中落下，落到火光的圈里，非常的白，紧接着飞到火苗的附近，舞出些金光，即行消灭；先下来的灭了，上面又紧跟着下来许多，象一把“太平花”倒放。我还记着这个。我也的确感觉到，那年的神仙一定是真由天上回到世间。

中学的时期是最忧郁的，四、五个新年中只记得一个，最凄凉的一个。那是头一次改用阳历，旧历的除夕必须回学校去，不准请假。姑母刚死两个多月，她和我们同住了三十年的样子。她有时候很厉害，但大体上说，她很爱我。哥哥当差，不能回来。家中只剩母亲一人。我在四点多钟回到家中，母亲并没有把“王羲之”找出来。吃过晚饭，我不能不告诉母亲了——我还得回校。她愣了半天，没说什么。我慢慢的走出去，她跟着走到街门。摸着袋中的几个铜子，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才走到学校。路上必是很热闹，可是我并没看见，我似乎失了感觉。到了学校，学监先生正在学监室门口站着。他先问我：“回

来了?”我行了个礼。他点了点头，笑着叫了我一声：“你还回去吧。”这一笑，永远印在我心中。假如我将来死后能入天堂，我必把这一笑带给上帝去看。

我好像没走就又到了家，母亲正对着一枝红烛坐着呢。她的泪不轻易落，她又慈善又刚强。见我回来了，她脸上有了笑容，拿出一个细草纸包儿来：“给你买的杂拌儿，刚才一忙，也忘了给你。”母子好像有千言万语，只是没精神说。早早的就睡了。母亲也没精神。

中学毕业以后，新年，除了为还债着急，似乎已和我不发生关系。我在哪里，除夕便由我照管着哪里。别人都回家去过年，我老是早早关上门，在床上听着爆竹响。平日我也好吃个嘴儿，到了新年反倒想不起弄点什么吃，连酒也不喝。在爆竹稍静了些的时节，我老看见些过去的苦境。可是我既不落泪，也不狂歌，我只静静的躺着。躺着躺着，多咱烛光在壁上幻出一个“抬头见喜”，那就快睡去了。

载1934年1月《良友》《画报》第4卷第8期

无题（因为没有故事）

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晓露；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吗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甜美。无论怎说吧，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实在，所以可靠；明天的渺茫全仗昨天的实在撑持着，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

对了，我记得她的眼。她死了好多年了，她的眼还活着，在我的心里。这对眼睛替我看守着爱情。当我忙得忘了许多事，甚至于忘了她，这两只眼会忽然在一朵云中，或一汪水里，或一瓣花上，或一线光中，轻轻的一闪，像归燕的翅儿，只须一闪，我便感到无限的春光。我立刻就回到那梦境中，哪一件小事都凄凉，甜美，如同独自在春月下踏着落花。

这双眼所引起的一点爱火，只是极纯的一个小火苗，像心中的一点晚霞，晚霞的结晶。它可以烧明了流水远山，照明了春花秋叶，给海浪一些金光，可是它恰好的也能在我心中，照明了我的泪珠。

它们只有两个神情：一个是凝视，极短极快，可是千

真万确的是凝视。只微微的一看，就看到我的灵魂，把一切都无声的告诉了给我。凝视，一点也不错，我知道她只须极短极快的一看，看的动作过去了，极快的过去了，可是，她心里看着我呢，不定看多么久呢；我到底得管这叫作凝视，不论它是多么快，多么短。一切的诗文都用不着，这一眼道尽了“爱”所会说的与所会作的。另一个是眼珠横着一移动，由微笑移动到微笑里去，在处女的尊严中笑出一点点被爱逗出的轻佻，由热情中笑出一点点无法抑止的高兴。

我没和她说过一句话，没握过一次手，见面连点头都不点。可是我的一切，她知道；她的一切，我知道。我们用不着看彼此的服装，用不着打听彼此的身世，我们一眼看到一粒珍珠，藏在彼此的心里；这一点点便是我们的一切，那些七零八碎的东西都是配搭，都无须注意。看我一眼，她低着头轻快的走过去，把一点微笑留在她身后的空气中，像太阳落后还留下一些明霞。

我们彼此躲避着，同时彼此愿马上搂抱在一处。我们轻轻的哀叹；忽然遇见了，那么凝视一下，登时欢喜起来，身上像减了分量，每一步都走得轻快有力，像要跳起来的样子。

我们极愿意过一句话，可是我们很怕交谈，说什么呢？哪一个日常的俗字能道出我们的心事呢？让我们不开口，永不开口吧！我们的对视与微笑是永生的，是完全的，其余的一切都是破碎微弱，不值得一作的。

我们分离有许多年了，她还是那么秀美，那么多情，

在我的心里。她将永远不老，永远只向我一个人微笑。在我的梦中，我常常看见她，一个甜美的梦是最真实，是纯洁，最完美的。多少多少人生中的小困苦小折磨使我丧气，使我轻看生命。可是，那个微笑与眼神忽然的从哪儿飞来，我想起唯有“人面桃花相映红”差可托拟的一点心情与境界，我忘了困苦，我不再丧气，我恢复了青春；无疑的，我在她的洁白的梦中，必定还是个美少年呀。

春在燕的翅上，把春光颤得更明了一些，同样，我的青春在她的眼里，永远使我的血温暖，像土中的一颗子粒，永远想发出一个小小的绿芽。一粒小豆那么小的一点爱情，眼珠一移，嘴唇一动，日月都没有了作用，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是一对刚开开的春花。

不要再说什么，不要再说什么！我的烦恼也是香甜的呀，因为她那么看过我！

载1937年6月10日《谈风》第16期

南来以前

××兄：

大示收到，慨极！邮递迟滞，虽相隔仅千里，如居异国；计自发函至收读，已一月另三日矣！一向不暇作长函，这遭却须破些工夫；信既蜗行，再不多写一点，则我似不诚，兄必失望。

芦沟桥事变初起，我们在青岛，正赶写《病夫》——《宇宙风》特约长篇，议定于九月中刊露。街巷中喊卖号外，自午及夜半，而所载电讯，仅三言两语，至为恼人！一闻呼唤，小儿女争来扯手："爸！号外！"平均每日写两千字，每因买号外打断思路。至七月十五日，号外不可再见，往往步行七八里，遍索卖报童子而无所得；日侨尚在青，疑市府已禁号外，免生是非。日人报纸则号外频发，且于铺户外揭贴，加以朱圈；消息均不利于我方。我弱彼强，处处惭忍，有如是者！

老母尚在北平，久无信示；内人又病，心绪极劣。时在青朋友纷纷送眷属至远方，每来辞行，必嘱早作离青之计；盖一旦有事，则敌舰定封锁海口，我方必拆毁胶济路，青岛成死地矣。家在故乡，已无可归，内人身重，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